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叢要卷一萬六千二百二十七

集部

秋澗集卷七十一

元 王惲 撰

題跋

跋蔡中郎隸書後

科斗書當秦有天下未盡廢而程邈易篆作隸特用便
牘削耳逮中郎蔡邕去取丞相斯大小篆為八分寔秦
隸書也近觀公建寧三年所書五官功曹掾夏承墓表
真奇筆也如夏金鑄鼎形模怪譎雖蛇神牛鬼龐雜百

出而衣冠禮樂已胚胎乎其中所謂氣凌百代筆陣堂
堂者乎故書家評公書骨氣洞達爽爽為有神宜矣昔
張長史作書多先觀古鐘鼎科斗文字遂楷法妙天下
不然則無漢晉以來高古氣骨不肖往年道出襄國讀
宋文貞神道碑見其筆畫一一涵篆隸古意廼知其言
為有徵後之學者苟志於古舍兩漢孰宗匠哉至元辛
未中秋前二日同相人馬才卿觀於省掾吳萼慶之寓
舍衛人王某斂衽書

跋中興頌

歐陽公稱涪溪頌帖歲久剥裂字多訛缺獨李西臺家藏最為完好予嘗得而見之宦學四方來藏魯公書甚多茲獨闕然及調官平陽會部君和之出故家墨刻八軸蓋涪溪臨本也命兒子孺臨摹雖精氣轉索庶幾典刑具爾嘗聞公平生書五百餘石其風骨氣韻率洞洞有神如忠臣正色立朝羣姦魄褫又如元氣賦物流形都異因其人而為變耳始秦越人探丸起死不主故常

在邯鄲則為帶下過洛陽則稱老人西入秦又以嬰兒
醫名也故評茲帖者謂閻偉發揚狀巨唐中興勲德之
盛豈虛言哉閻閼公偶以銀鈎鐵畫目之恐未盡善也
至元十二年乙亥歲夏四月六日卧病中書于謝帥第
之北軒

跋郎官石柱記後

唐尚書左司員外郎陳九言文

古人稱長史得草聖不傳之妙豈知真書在唐為一代
精絕所謂能行而後善走者也魯公書學氣侔造化真

楷得法多自公始郎官帖精絕為至舊刻在京兆今亡
或云淪瘞廳事北下近從曹生李衡得墨本全文益承
相壽國高公故家物也老眼增明伏翫不置者累旬真
希代寶也十有三年春正月人日題於西山之讀易龕
跋手臨懷素自叙帖

世傳懷素自叙帖有數本劉御史文季云昔吾從祖河
東君所藏本最佳後有蘇才翁跋云前紙糜潰親為裝
褚且為補書不自媿其糠粃也有杜祁公題云狂僧草

聖繼張顛卷後兼題大厯年堪與儒門為至寶武功家
世久相傳後又有山谷楷書釋文蔡無可家故物也北
渡後觀金城韓侯及祕府所收俱無蘇杜二公題跋似
亦非長沙真筆至元辛未秋九月晦余謁左轄姚公出
示太保劉公家藏帖前三十三字亦云子美補亡按玩
之餘令人彷彿意韻盤礴於胷中者累月冬十月甲午
是日極暄妍可愛乘筆墨調利喜為臨此拙惡非所慮
庶幾見其典刑云耳監察御史汲郡王某仲謀甫題識

題懷素草書千文後

予觀藏真大歷二年海西寺所書千文極縱橫捭闔之
狀其欲斷還連似斜復整筆增妍而不繁其減者意足
而悉備如風檣陣馬驟不可當倒冠落珮狂莫得制至
於氣凌過庭勢迫張顛雄偉豪邁超於法度之外者一
一視之皆篆隸之古文耳茲本雖出臨模精氣固喪骨
脈具在所謂雖無老成人猶有死刑十一年正月五日
風日清麗手柔筆利乘興學書覺胷中煩滯拂然從筆

端出矣

跋張嘉貞書

近攷瘞鶴銘乃知為右軍龍爪書也予所藏唐中令張公嘉貞北嶽廟碑其意韻骨氣敦厖古怪如衝戈植劔特龍爪遺法為正書之一變耳張公當開元初拜大將提重兵卧護北門其氣固已雄一世矣及繼璟而相以強敏風操聞然史臣稱公性疏簡與人交不疑內曠如也古人以書學為心畫故其筆不得不雄放奇偉象乎

為人然未免夫捧心效顰也如優孟抵掌談話與叔敖俱化一一較之有不然者蓋其嚴辨有餘而高風絕塵為少衰矣戊辰中元日書

跋麻姑壇記後

平陽盧氏家藏

歐陽永叔云仙壇記有大小二本此大書者也其興寄縹渺縷纖妍麗無不可人正如覩麻姑手爪令人背痒時不待爬搔已渙然冰釋矣魯公書大抵與元氣渾淪千態萬狀不可端倪因其人而為變耳第記中皆憊悅

不經之事公特為書之豈王中令謝太傅文彩勲名凌
誇百代未害登東山而有高世雲霞之志也

題魯公書臧氏碑後

魯公書三原臧氏二碑所謂紀宗者作擘窠大字體端
整而頗瀟散如羽林壘壁橫天作陣勢相戛摩與衆星
爭光而色正芒寒之氣為有間耳其懷恪神道銛鋒勁
畫望之凜然挺植戈戟一一較之不無利鈍惜乎出秀
岩臨摹使千金駿足困伏皂櫨間其超逸絕塵之想索

冥無光惜哉乃知太師忠義之氣發於筆端者諒非積學而後能也至元乙亥秋七月朔得此帖於參政李公

跋竹谿所題東坡墨戲後

竹谿書所見多矣未有若此帖之真楷蕭散者大似虞中舍諫獵奏狀間以側筆學坡之媚耳乃知公當大定明昌間不只以篆隸獨步於玉堂金馬矣輔之韞犢愛玩亦醉翁之意也可謂真知賞音者哉

跋孫過庭書

太宗以英偉之氣凌跨百代萬機之暇游心翰墨故二王法書盡入秘府摹倣臨搨然後以牙籤玉軸徧賜諸王何好尚如此其篤臣下得不從風而靡過庭適當其時今觀此書規模步驟一宗二王得飛鳥出林驚蛇入草之勢然點畫散落往往斷而弗連蓋體具二王而章草為羽翼也東坡謂陶詩初若緩散不收反復觀之乃得奇趣余於吳郡亦然但近代名公品題不到豈具眼者未暇及之邪予特表而出之至元辛未冬十一月廿

四日與兒子孺童觀於京師咸寧里之寓舍時雪霽氣
清率爾而作汲郡王某謹題

跋荆公墨蹟

予嘗觀壽國高公所藏心畫水鏡知此為臨川所書無
疑雖風骨遒勁而筆勢散落無繩削可據殆似公當軸
時變新法調夸毗子青苗助役無所紀極噫一念之差
至於筆墨間尚能髣髴其為人如此後之學者處心擇
術當如何哉至元壬申重陽前四日書於平陽官舍

跋黃華墨蹟

予觀公書多矣曰黃華山主者蓋公中年筆也其格調
步趨要本二王氣韻蕭散得元章之勝勁厲初不逮之
然如王謝子弟以生長見聞猶足以超人羣也殷溪云

題黃華與李彥明太守一十三帖彥明係公同

年友也

此數帖蓋公官翰林時書也至有饑寒之厄近在旦夕
又云收拾扈從秋山貧家至甚不易令人披讀可勝嘆

惋當明昌嚮文之世公以文彩風流照映一時其窘迫
乃爾豈官散祿薄未為道陵所知不然貧乃士之常事
造物者庸玉汝於成邪至於文翰之妙如荆金和璞自
有定價不待稱而後重也

跋任龍巖烏夜啼帖

南麓書在京師為最多其擘窠大書徃徃體莊而神滯
獨此帖豪放飛動超乎常度而木庵師謂醉後興逸妙
能天成豈長沙率爾而類字字圓轉之意邪然古人得

意處非一如去乖就合意居筆先乘其調利劄多高風
絕塵不只藉步兵作氣而能奪三軍之帥也

跋任南麓所臨潛珍閣銘為大陽津張提舉彥

享賦總一百八字提刑王子勉目曰數珠帖

南麓書在金大定間號稱獨步然擘窠大書往往體莊
而神滯今觀此帖筆勢超逸氣韻兼勝豈非抵掌談笑
善學叔教者邪

宣聖小影後跋語

金正隆六年大學生馬雲卿
筆襄封衍聖公孔元措題識

宣聖肖像繪者非一據聖儀四十九表儼之猶潢潦之
於河漢培塿之於泰山也孔氏云家廟所藏衣蕪居服
顏子從行小影最為真像此本蓋再一傳也嗚呼尊其
道踐其迹是謂之恭敬不然天容日表雖參於前而倚
諸衡是不幾於黷乎至元己亥夏四月命士人王友仁
臨寫小子惲百拜敬書

跋周處府君斬蛟圖後

役萬物而君之者莫靈於人而處尤以氣勝者也彼司

馬形之虺鄙未若神蛟之變恠也老於菟之殘猛不減
氏萬年之嘯兇也處一旦視之猶尺蠖與孤豚耳乃知
擁殳之際其氣固已蓋西戎矣然有憾無援受制於人
卒為二暨所害噫千載而下令人讀臨戎之篇凜凜然
猶有生氣其晚梁王不糞土若也雲史筆之諒有激而
云

跋貫休比丘像

釋貫休比丘像予一見之此幅與東平王氏所藏衣紋

精粗不同恐學道子兩部圖鬼物筆法也

跋陶鎮生菜圖

蔬果猶犬馬然以其恒見而難為工故生意彩色有郊圃水瀆之異鎮之筆不見收于御譜而為金陵所題詠所謂一杯密雲龍足以知名於當代也

跋范中立茂林秋晚圖

中立初年本學營丘極平遠垌秀之狀至於山骨鬱茂林麓幽邃咫尺杳靄遠隔千里蔚然若太陰雷雨不可

端倪茲益居終南晚年之筆也故當時有棄墨如泥之目是知游藝雖宗匠前修唯其胸中自有一天乃能造微入妙

題寄寄老人陳氏詩卷

昔帝舜陶於河濱器不苦窳而陶之為器最近古而適用廣長安寄寄翁得適用近古之法削為鼎研諸器堅潤精緻粹然含金玉之質誠可方駕保張遠紹澤之呂道人矣

題王生臨道子橫吹等圖後

書與畫同一關紐唐賢善臨書宋人工點本要之極形似而出神爽為佳蒲江王生以讀書餘暇游藝丹青於臨放為尤能益致思詳雅不為法度窘束筆與意會皆天機所到近為予點道子馬融橫吹營丘寒江晚捕為可見昔龍眠作李北平射邊騎圖觀矢之所直迺應絃斃也若向作著矢狀則風斯在下矣知此則能造微入妙文甫其沉潛可也丙子清明日書于行館之敬止堂

跋馬氏家譜圖後

夫源深則流長本盛則末茂至於家世蕃衍碩大亦由忠厚之培埴德澤之淵浸者耳燕著姓馬氏自遼歷金代有顯人故居河朔者多大墳是歸昔狄武襄以族系不明不敢附梁公之後時人韙之今絳尹馬君出示茲譜曰此某之高曾也皇顯也降而下之曰伯曰從曰昆曰仲聯綿次序蔚為一宗蓋亦有自來矣於戲盛哉

遊澤州青蓮寺題示

至元甲戌夏四月戊午予以分閱澤潞州兵且需後命
乘暇同州尹皇甫琰來遊茲山相與登福嚴佛閣置酒
小酌歛林風振響山雨驟至煩襟塵思灑然一醒少焉
返照入壑其西南諸峰雲起曳縷及頂而散繁紆披拂
如六銖僧衣空濛法身既暮羣動俱閑溪流有聲瀼瀼
丹壑如萬馬千兵奔赴敵場靜夜遠聞耿耿忘寐顧謂
皇甫君曰此豈非山靈化現以清雄之狀娛遊人之耳
目邪凡所得唱和詩若干首因畱題釋院壁間以為它

年林下故事從遊者泌水尹大原李汝翼屬吏丘山甫
承直郎平陽路總管府判官汲郡王惲題子翁孺侍行

絳州後園題名

絳以兩州六縣三十萬戶之盛守治一園甲河東而名
天下者宜矣至元壬申春予自霜臺來官平陽適陽威
人有獄疑而未能決者四年遂被命來讞授館絳園畧
十有七日既集事因披讀唐已來園池圖記按觀遺跡
莽為汚宮獨有老樹歌臺荒池漲水想像當時亭榭竹

木之勝環合覆壓倒影明滅猶在瑤翻碧漱中耳感今懷古因以見物理之盛衰知哀樂之不恒也同來者屬
掾李諶鄭庚子翁孺侍行是歲夏六月初伏后二日汲
郡王惲題

跋秦得真墨軸後

墨之名家者唐已來不數人其難工也若是如坡公尚
煤松自劑放潘谷漆法至竈發舍焚曾無倦色宜乎秦
若嗜之而不厭也蓋將紹潘張之絕藝發潛德之幽光

耶予近以沉煙寶劑就龍尾石試之其黑而能光清而不汎迺知精妙入神方駕前輩為諸公所稱道宜矣

祭霍山祠題名

至元九年冬朝廷以郡邑鎮山大浸載諸典秩者所司三載一祀霍岳在河東寔為靈鎮故事每歲以仲夏土屬之日用信報禮昭虔度也明年癸酉夏六月廿二日憇行縣北走霍邑前次洪洞雨不克邁越翼日抵趙城適嚴祀省牲之夕迺率霍州判官連漢臣監縣事塔的

尹襄國用主縣簿劉偉齋宿祠下將事之夕霧雨交作
既祀之朝陰霾四開三獻禮成冷風肅然神峰驚嶺軒
豁呈露雖韓潮陽之禮衡岳孔廣州之祀南海不足以
喻其快也陪祀者府兵曹解禎縣佐史高政稅監張承
慶邑人薛高齡嶽廟道士李志真興唐寺僧普光執事
者吏王庭玉等一十五人遂相與餐飲神睨而退承直
郎平陽路總管府判官汲郡王惲題記從行者閻山張
思誠子翁孺

跋唐忠祚柘條白頭翁圖

忠祚前宋人宣
和畫譜有傳

前人稱忠祚畫不惟極其形似如花美而艷竹野而天能狀物之性為好耳余尤愛其科條勁挺放筆而成得妙意於法度之外殆書家所謂錐畫沙也乃知畫與翰墨同一關紐豈虛言哉

跋楊息軒江灣漁樂圖

予初不解畫工拙非所知但開卷瀟洒見漁家風味令人渺然有江湖塵外之思不知何時得帶笠箬以駕舡

獨聾牙而揮車去作西溪漫叟為畫家所傳寫似亦不虛負此生矣

跋莆田圖後

近與季野齋讀岷隱先生詩說冲冲然殊有所得及觀是圖其經國備物之制傷今懷古之思令人想見三代忠厚氣象如在乎其間親承其事至於禽魚草木車服豆籩之盛一一視之皆具古意又有可觀可興者撫卷三嘆不覺慨然孰謂丹青形容起予至於斯邪至元戊

寅入夏五日題

跋藏春劉公東亭等帖

此太保劉公書也觀其筆法若不作意故飄逸如此絕似長沙素苔磯靜釣等帖識者當以予言為不妄黃氏裝潢者能愛之以為珍藏豈性與藝術而相近然邪

自題所書草字後

今日午睡起偶作草字數行因悟筆勢貴其神速要如李愬夜半乘雪出其不意乃能入懸瓠城縛取元濟爾

又題草書後

草書筆勢至傾欹斷續當如歌三百篇會意時手舞足蹈不知其為顛頓也

題丙博陽問牛圖後

蕭曹稱漢賢相然未免有牛飲池汚之論豈狃於休息重夫更化者乎及博陽秉鈞闇略細務每以燮和為心神爵五鳳間蔚然有聲為中興名臣以二公較之佐命外吉寅亮之功有足多者胡氏謂體元者人君之事調

元者宰相之職信哉彼閭里門而消滲因淖車而被謗者坐享堂封無所事事曾不若丞相嘔茵吏耳予適纂述調元事鑑友人敬之之子公讓請題其後故書

題贊本蘇才翁帖後

蘇滄浪書多出懷素山谷草聖本學才翁如戎州所書漫興九詩何啻青出於藍真超凡入聖筆也若此者何為者哉所謂真贊不較可知至於榜軒所題真蹟蓋自別卷移之於此耳至元戊寅夏六月十六日午睡覺後

題王郎中國範所藏唐翰林供奉畫玄宗幸蜀

圖

世知天寶之禍階於九齡罷相政歸楊李不知枉害忠良一言玄宗已為聲色蠱惑其明理亂顛倒莫知所從逮夫九縣飈馳越在草莽方思曲江忠諫遣使祭墓嗟何及矣今觀是圖自馳出大内宮衛依然供頓咸陽父老進說次馬嵬而六師不前痛九廟而太子北駕至犒遣扶風蹭蹬蜀道彷徨躑躅愁馬如擣之懷去五百餘

載按圖思事如在目前令人動被髮伊上之感可謂畫中有史其垂戒深矣

跋黃華題郭壽卿雙溪圖

雙溪余家山物也今觀公此作所謂詩中有畫畫未必能得真矣

題閑閑公書祁宰傳後

此祈忠義贊也蓋公在河北時所書以老筆所至自成一家觀之似未免效顰耳然堂堂之氣已破碎陣敵矣

題坡軒先生詩卷後

予嘗于鹿庵讌席見老人數輩衣冠楚楚容止足觀當時顯宦有不復及者詢之皆前朝榷釀官也而况坡軒者乎先生在大定間調監相酒其風流文采照映一世時賢與之不在明昌詞人之下所存片言隻字猶當享之千金自非篤好有睞而不顧者夢鄉出將家喜詩學固能寶而藏之異時釆酒臨江助吾橫槊之氣者不為無得于斯文也

題李懷遠事系後

李鎬字之京承之定興人父金大定間進士第終蘭州
刺史先生姿冲澹樂山水初蘭州府君官鳳翔府近山
多勝槩公日登覽怡說至樂而忘歸自是畫品日進北
渡后留寓淇上僕猶及識之番番然一良士也嘗作樊
樓風雨春雲出谷二圖大為東瀛子蕭公所賞識曰士
夫間不多見也以門勞官至懷遠大將軍集慶軍節度
副使壽六十五卒于衛子師孟字希賢今年七十有五

為人質直好義無它腸精力強明飲啖不少衰時時尚能浮大白酣適簪花曳杖游行閭里予每遇諸塗更忙與從容抵掌談平日心事初不以憚獨而屑懷也然未免作句讀師自給其日料焉復為一慨然耳戊子歲端月上元日秋澗老人書且得載郡志寓居之列云

跋桑維翰手簡

國僑在五代間本無書名今觀是帖其策動於鐵研間者恐不獨專美於凝式也具眼者當以予言為不妄秋

澗老人題

跋澹游王先生詩後

黃華先生以海嶽精英之氣發而為文章翰墨當明昌
間照映一時惟其早世識者至今惜之余向客京師好
事家屏圍填軸無非澹游詩翰迺知老成雖遠典刑盡
見于是此幅公之老筆尤瀟洒可愛豈神完守固氣自
清明雖耄而不衰者邪戊子冬陽生后一日秋澗憚謹
題

題雲麾帖後

李北海書融液屈折紆餘妍溢一法禊飲序但放筆差
增其豪豐體使益其媚如盧絢下朝風度閑雅縈轡回
策儘有蘊藉三郎顧之不覺歎羨東坡云予書初學李
江夏后來自成一家及以雲麾帖一一較之坡第按之
稍扁而青出於藍耳蘭亭在古今為真行之祖自太宗
崇尚一代學者爭師宗之然如徐季海輩尚未免誥體
之俗况餘人乎公于斯時獨能高視遠步造微入妙臨

池策勛固當為右軍忠臣矣有具眼者出乃知余言為
不妄戊子冬孟秋澗老人王惲謹題

跋米南宮書曾夫人墓誌後

顏魯公稱殷成已雅善填書嚮見唐人作禊飲序每行
特留二三白者使見其已者之功夫耳初觀是帖即疑
其神爽索然乏飛動縹緲之勢再視之乃知為成已法
也緣襄陽出奇無窮雖憑軾縱觀不無者未成碧耽嗜
者心慕手追豈不踐迹終不入于室邪夢卿來託審定

所見如此於戲夢鄉其寶之安知飛電流雲之駿不踵
門而至者乎戊子歲秋八月廿七日秋澗老人題

跋香林先生老饕賦後

真楷有常規而顛草無定態魯公傳長史之法東坡得
魯公之妙至于率爾而顛餘未見能旭也今觀此帖馳
騁長沙氣劖禱佛之壘耳嗚呼百年來人物淵源之盛
槩可見矣先生姓田字信之前進士蒙城人學顏而至
者也晚進王惲謹題

跋唐韋臯畫像

予嘗觀臯王畫像魁偉奇傑顏赫奕視猛而鬚戟如老
罷抗首有百獸不敢傍之氣不如是何以破吐蕃四十
八萬之衆擒殺節度都督籠官千五百名乎至外臣自
預政抗章勸進軍旅之目以定秦鏕號其豪侈橫恣在
所不論及歿有司欲追繩其咎賴門士陸暢者得解至
今盛名有光于蜀嗚呼竹頭木屑其可忽也哉秋澗老

人偶題

題三百家詩選後

潛溪稱唐人尤用意小詩其命意與所敘述初不減長篇而促為四句意工理盡高簡頓挫所以難耳故心有可書之事如王摩詰云西出陽關無故人故行者為可悲而勸酒者不得不飲陽關之詞不可不作余亦曰自簡古而發穠纖由穠纖而出議論此小詩所以最難工者也且唐詩名世者千有餘家此特三百而已又鄱陽初選時意不到此間有三合者亦足以見侏儒一節之初選時意不到此間有三合者亦足以見侏儒一節之

驗也且書學盛于晉歌詩極于唐而論解之學盛于宋雖然非數百年涵養積習之久不克成就如是迹其所必然蓋皆自上之所好中來何則嘗觀初學記載太宗文皇帝御製無題諸詩及其文子文孫例能賦詠又唐之士人不能是者不復清流比數習俗安得不從風而靡哉二生經史外行若有餘此亦不可不知故令一讀使見前賢雖小道其用意有如此者因書以為示已丑重午日秋澗老人題



秋澗集卷七十一

總校官進士 臣胡榮

校對官學正 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 臣魏繩曾



欽定四庫全書叢書要

集部

秋澗集卷七十二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

會要卷一萬六千二百二十八

集部

秋澗集卷七十二

元 王惲 撰

題跋

題遺山手簡後

公道存在上者惟恐士之不才公議廢當途者惟恐士之有才古今通病必然之理也昔伊川與韓相維游許昌西湖坐間有以書投韓者程視之蓋干進者也程曰相公亦令人求之耶况賢俊乎宜其藩維棘瑣遐想玉

堂如在天上也觀此帖者幸不以遺山為疑可也

題張嘉貞北岳碑後

余少時喜作擘窠大字嘗書出師表于屋壁房山劉先生過而見之顧謂家府君曰毋令輟學後當名家因問余學書覺有進否對曰不知但今日書明日視之有大可惡者又不擇諸人書以余拙視彼善者即默識於心及省書當之必倣其筆勢先生曰此即汝所進也既而出此碑見贈且提誨曰古人書有當玩而必習者有未易學

而當玩者吾今以是授若非欲汝師之也俟盡參衆妙
立筆後時時玩其意味可也晚年當有所得此帖藏幾
三紀未嘗發視今歲己丑予六十有三追憶往事時時
取觀覺日有所得乃知房山之言為不妄不然後生愛
風華老大即厭之而然歟觀其簡古曠逸初若緩散不
收一一視之內方而外圓風骨偉秀殆似夫上簾瞻對
鳳朝陽時也前人謂焦山鶴銘乃逸少龍爪書或者謂
未若以大辯若訥大巧若拙方之為近似余於嘉貞書

亦云唯具眼者當識之因嘆吾老矣技進而道不至是
亦所當懼也然張公唐名相今見於世者止此耳技雖
微固亦有不可廢焉者剪製已遂題記於後示阿孫鍵
郎且使知嗜古者莫書學為重何則先賢手澤在焉故
也是夏六月二日秋澗老人記

題山谷手簡後

文瑞
名璋

侍御于文瑞奉使江西回以山谷訴哀帖見貺觀者致
疑其間予曉之曰公孝友純至當痛酷摧裂之際意有

不在書者此正言不當文之義也若以微瑕而棄連城
之璧非余之所敢知也

題竹溪詩筆

文獻党公大定間翰墨為天下第一如雪溪黃山輩皆
北面師尊之宜其片言隻字為後世寶藏仰之如泰山
云

題家藏禱佛帖後

顏魯公書氣洞金石精貫白日然得長史心法筆力日

進遂集大成公之書可知宜其使長沙北面高間終不
侔也初藏者平章政事盧子時蓋自琉璃餅中協神笑
者也大元己丑秋七月秋澗老人曾收

題左山所書春露堂後

余構春露堂之明年叅政左山商公作三大字自燕
見遺因刻而榜之吾廬為爛然也公今歲壽登八秩觀
其書端莊婀娜略不見衰老之氣吾喜其所養至剛非
唯書之盡善也公為人雅重深謀其翰墨之工在公為

餘事然嗜好之篤營求之切殆飢渴之於飲食只以功業相逼有不遑專事者當急遽際嘗與予論及津津然喜見顏間不知老之將至日之云夕也方在藩府時以分陝之重橫當事衝至與驃虎相搏者屢矣未嘗見志之劙氣之靡降而少屈規其所不可求避其所不可免者此所謂砥柱頽波屹然而莫傾者也求試其心之所 在蓋安命順受而已既安且順則心乃定心乃定則氣不餒氣不餒則道可以坐進而況技之云乎醫家有云

榮衛可以知人之脩短予亦謂文翰可以卜士君子之盛衰今觀公書以精神氣韻取之是知公之壽考既耆而艾也必矣豈斯文未喪造物者將屬之於公耶於是書以自警至元戊子夏四月十二日謹題

題張氏所藏先世手澤後

昔人以長不識父對其畫像輒拜而垂涕張侯以勞卒軍中子用道痛乎不覩其沒每得其手澤雖片言隻字洞洞焉奉之如恐失墜其於觀行速肖之心為可見矣

題時苗留犢圖

君子之居官也論其稱與無愧而已苟能致君澤民雖
祿之以萬鍾繫之以千駟將受焉而不辭况已之所當
有乎若苗之事扞清而近名矯枉過正者耳然使貪墨
畏人者聞壽春之風亦可以少知愧矣此京兆王雲筆
也以年深色故因之補綴頗踈妙意至布置分數尚當
與斬蛟圖氣勢兩相高也戊子夏五月秋澗老人題

題自書歸去來後

錄自叅軍丹陽薛君文曜携佳紙見過請余書晉處士
陶靖節歸去來辭是日晨氣頗爽在庚伏中難得朝也
乘筆墨調利心手相應忽憶往年過曲陽見唐宰相張
嘉貞所書北岳廟歌一碑不覺行墨以入其體識者莫
訝其刻鵠也

題郎官石柱記後

真生行行生草顛之草至稱之為聖其法蓋先能楷所
謂善行而後能走者也郎官石柱記以予聞見今在世

有三本

闕

梁崔氏贈余與平陽曹氏所藏壽國公

故物同出一石但未知柳城姚氏所寶者何如耳商左

山云正刻舊在京兆兵後淪入公堂址下恐不復出矣

汝輩宜珍惜之其姿體端方清勁似出歐虞自成一家

少陵云卓立天骨森開張者也至元戊子七月朔秋澗

老人記

跋蔡襄書後

嘗觀心畫水鏡宋一代能書者不少然蘇黃一出燭火

難為光矣襄之書在當時極為坡所推重恐是徐行後長之義夢卿好古得於法帖者甚多書學予非深之者不千里遠來求題評此亦不可曉也秋澗先生題

題袁江南賦後示韓陳二生

史稱信有文集二十卷行于世今祇見者此數篇而已乙卯歲予得之于沙麓蕭茂先家迄今歲戊子蓋三十年矣近日疾瞑坐者浹旬二生來問適新是帙令句句詳讀且究其用事非徒然也蓋辭之為體甚多學者

不無利鈍于其間汝等文實方開然有望而未見者故
令觀覽欲彼摩其朴鈍發其清新此老夫之意也嗚呼
理者性之所自出才者氣之所由形中人以上苟得其養
性使可復才也者不可強而致也或曰理重才輕取其
重而舍其輕可也曰勢有不可偏廢者焉理則體才則
用也體與用具然後可以持躬而應物一生其志之

跋楊補之墨梅後

花光梅在前宋為第一賞之者至有買舟來住之語及

補之一出變枯硬為秀潤曾觀春風雪溪二圖者乃知

予言為不妄

一有自題云旦移清影人立黃昏其用意不分固已神疑于此君矣

昭陵六駿圖後序

物之賢否一定論其遇不遇可也昭陵六駿天降毛龍授之英主俾剪隋亂及其功成琢石為像太宗親題真贊以傳不朽何存歿遭遇其為幸也如此宜其聲華氣焰上與房駟爭光故潼關之役備體渙汗又何神哉如昭烈之的盧冉閔之朱龍名雖存而形何見焉太史公

稱閭閻之人雖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
世者是已予藏此圖久矣特裝潢以備珍玩因題品卷
末以寓余之所感云

書送鄭尚書序後

韓柳文多同時相顧而作如送鄭權序饗軍堂記之類
是也筆勢翩翩若相陵跨者柳之記間架曲折宏深雅
麗出奇無窮然不過崇治閑閑饗燕軍容之盛而已序
之為文纔五百餘字雖云後出詞氣絕勝令人讀之抵

一部嶺南方志覽海氣拂拂來逼人矣其終篇致意最妙專以貴而能貧仁而不富為主委曲謀猷之壯從容箴戒之深誠有關於嶺徼之治亂為尚書權之藥石也近年某官有奉使句麗煩於乞索者至為東人易而傷體信乎貪而無威微而無經術者不可以華遠而寄邊方重命嗚呼公之斯文曰經世柔遠之長策可也作之明年公卒在諸文極為老筆又見其氣之至耄不少衰也如此韓生因說有問特書此以示戊子冬十一月十

日也

跋蔡蕭閑醉書風簷梨雪瑞香樂府二篇贈王

尚書無競王後有跋語小楷數十字極研勁

可愛

樂府尚豪華然非純綺中人未免隣女效顰耳明秀一
集以崇高之餘發而為詞章如飲內府酒金沙霧散六
府為之醺酣方之逢翹車而口流涎者固有間矣

跋竹溪所書墨苑篇後

東坡先生百世高士至自跨竈作墨得佳者數百丸顧之而笑曰足供吾一世著書及煤發焚舍乃已宜其竹溪為墨苑作書而不厭所謂子雲相如同工異曲也

薛紹彭臨魯公座位帖後

魯公此帖純是一段折魚軍容直氣知此然後可以論書之法度耳

書南麓珍翰後

龍岩書在顏坡之間然未免有癡絕處此帖殊清勁可

愛豈得意時書邪

跋黃華煙江歸艇圖

先生當明昌間以文彩風流照映玉堂今觀此畫所謂
金鑣野鹿志在長林豐草也

跋閑閑公草書心經

般若經前後文辭重複公書之字字姿態不同所謂堂
堂天陣臨機制變出奇無窮者也

錦峯真逸王仲元清卿書

錦峰書意韻瀟散不減古人但前有黃山後有閑閑公故公之墨妙揜而不彰世稱士之得名有幸不幸者豈其然乎

跋黃華老人二詩後

觀公手蹟多矣此幅恐是早年所作然澗松出土已有凌雲之氣識者自當知之

跋龐才卿悲潼關賦後

此賦都運龐才卿所作其步驟全類恩子臺賦意則擴

充潼闡甲辭字畫瀟散有法出顏蘇之間前世士大夫
學藝精妙如此豈勝數慕

評楊凝式書

楊凝式書維摩等經說皆作行體大家瓊奇豪邁瀟散
中寓正筆左山云魯公後惟少師能得二王之法所謂
文起八代之衰也坡公行書大槩類此至元廿年四月
初五日過辭左山獲觀於座所論如此其王文荊公論
云公書不曳之以就長蹴之以就短云

題元楊手書後

卷中諸公皆一時名碩先生俎豆其間諸賢樂與游者其以道義故也余早歲讀書蘇門尚及見之歲時以文酒吟詠於山水間彬彬然極平時故家風味不知軒冕爲何物孰謂三十年後文物凌替而至於斯拊卷援毫宣勝慨慕至元癸未歲蕤賓日謹題

跋自書訓儉文後

文正公平昔著述純粹深切其有補世教如菽粟之於

飲食可斯須離哉後人傳誦敬仰宜矣德昂茂異喜讀書善居室屬余書斯文將置諸坐右取為修齊矜式所謂儉者德之共也故樂為筆之初不計其工拙也

跋羅謙甫醫辨後

容齋述醫論二篇求予書將板行以證俗之訛謬因念世之物理流傳失正漸習成風無復革易者多矣較其所係重者莫醫若也謙甫心存濟物明當然之理不為流俗所移固自可尚又使藥石亂投之禍日有所弭其

於世豈小補哉所謂砥柱中流回狂瀾於既倒也故樂為筆之

跋紫絲靸鞋帖後

紫絲鞋帖四十六字二十年癸未夏偕觀於張條山家
昔公書太宗送梨帖後云珠還合浦劖入延平盡自謂
也此帖雖遒婉可愛然筆虛墨嫩九淵之神宜躍而湯
恐臨本也觀者自當識之

跋摹馬圖

書與畫同一關紐昔人謂學書者苟非自得雖奪真妙
墨終為奴書余於畫亦然

題所臨顏魯公十帖後

大名楊君順之家藏劉元剛嘉定間忠義堂所刻魯公
書廿一帖子擇其大小尤精者臨一十帖近在京師入
翰林復觀顏碑十餘本皆所未見也又與左山商公論
其平生所得於公書者數焉一日覺胷中頃有所悟及
南歸取向所臨裴將軍等帖觀之當時凝神筆端非不

王汝奈非其人而學不至何譬如以美石追琢珊瑚璉則不可也癸未歲夏六月入伏前二日大雨淋浪五晝夜不止開窓隱几坐見舍東積潦展觀此帖偶為題其後云

程氏小子

癸未夏四月僕還自京師道出梁臺蜀士程天驥自云伊川先生之遺裔有子方黃口携而拜予因求其小字乃訓之曰伊傳嗚呼小子其念之哉

跋楞軒壽安宮賦西園雜詩後

余生長汴梁八歲而北渡河當時風物有能記憶者但如隔世夢寐中見爾及讀如庵西園雜詩何殊趙家老樹遺臺令人對之有足悲者故孫樵雜報云生恨不為承平時人良有以哉收卷奉還題其後

漢文翁講室畫像

余讀漢魏五書云成都有漢文翁高朕石室壁間刻三皇五帝以來聖賢畫像蜀太守張收筆也收獻帝時人

近過劉氏家塾遂獲其本蓋自盤古氏以下至仲尼七十弟子百一十三人畫極精妙簡古經千有餘歲無絲
髮剥壞非神物護持疇克爾邪後有東坡所臨王逸少
欲摹帖氣韻豪逸有顏魯公風格再四展觀悚然起敬
令人有振纓希古之想真奇蹟也

書劉氏屋柱

至元甲申夏四月余自泰安平陰東阿檢覆桑灾而西
赤日黃塵中馳六百餘里忽得此屋依蔭車怠馬煩之

意為釋然也主婿劉澤克家有禮且云此屋甫成未經
寢處而公至可謂彈壓瘴氣矣又說婦翁張學臨終戒
作佛事以多誦孝經為囑不圖田野間有此端士重午
後二日過此

跋坡公春寒帖

茶使分寧李君踵門來謁坐定出春寒帖相示願一言
為審定余曰昔坡公在館閣時每作一石一竹盡為好
事者取去况詞翰乎所謂良金美玉自有定價尚何言

予歸而潛珍東綠吾將見煥然之光不唯在惠州李氏矣

龍門寺題名

余聞龍門久矣嘗讀故相雲叟公題名風煙形勝盡在目中終以不得一往為曠今歲冬適諸君以事會共遂成此遊相與分雲尋壑攀木躋危抵懸瀑下少焉環坐磐石盡一尊而去凡得詩一十一首偕來者判官李讓州將劉民望陳州長李公惠前憲臺獄丞梁平州學正

張賁士人程翼蔡州吏目薛世英郡人徐英時至元乙酉冬仲望日也

跋鹿庵書玉華宮詩後

鹿庵書氣韻瀟散嘗疑出焦山鶴銘一日問筆法於先生曰平昔於沙河碑致力為多今觀此帖一一較之其瘦健清拔蓋以廣平作骨而取真逸為奇放也

跋米元暉書

元暉書類王謝子弟以當家論之間中摸索知為人豪

然其間時有圓轉藏鋒處豈厭家雞而欲斂乃翁之掉率邪

跋虞世南十二大字

虞永興書攀鱗附翼十二大字世皆以雄偉稱之石刻墨本凡兩見之予特愛其結密無間由智永小楷擴而充之至於如此之極且見夫落筆不難也因悟蔡京書太學首善儀門昊天大帝之類其法度一出於此今夕而有一舉兩得之快於是乎書

題耶律公手書濟源詩後

物之有光華者雖微必著況文章翰墨之卓越乎近觀故中書令耶律公當壬辰歲過濟瀆留題詩翰逮今歲龍集適一甲子其孫希逸始托搃尹蘄榮俾刻石祠下屬予題數語于後余曰事之顯伏雖數存其間至後大前光在後人固當如是所可敬而仰者玉泉老仙於灑景同翻經綸致澤之餘復發為文章翰墨鏗然而金石振巍然而冠劍植表襄國華鼓舞元化為世倚重已見

惡盈好謙恬然靜退之心故賡和樂天詩韻為悅無乃
魏公醉白之意與俾來者觀咏將有擊節嘆賞挹高風
而跋絕塵者矣又何翅紀歲月而傳不朽者哉

題臨潛珍銘後

潛珍閣銘坡公渡海北為李光道書於曲江當時真蹟
入石為龍潭絕勝逮淳祐乙巳東嘉趙汝馭求訪百至
已不復得惜哉今所傳者蓋漢中石刻濮之板本再一
傳也此則以濮本較之迥視筆勢往往有形似者豈踐

其迹庶入室之意與然龍為神物唯劉累乃能擾之或
者輒攀鱗進技其氣亦可尚也至元壬辰後六月廉訪
任居携以示予曰此李安仁所藏也幸吾子題數語于
後故書

題山谷苦筍賦帖後

臨安漕副喬仲山子為御史時臺小吏也庚寅冬南行
遺杭仲山以是帖贐子或有以真贗為問者子曰初未
嘗經意唯其無心於得渠無求而見贈取與兩間皆出

自然若有不為嗜好所玩者故喜為收之至於書之真
贗君其問諸墨卿

跋朱文公手書

予所見手蹟十餘番皆老筆也公何嘗以書學名家只
以道義精華之氣混混灑灑自理窟中流出一旦揮灑
有不期然而然者未易以翰墨畛畦論也前人稱孔明
出師表紙見性情不見文字予於公書亦云

題杜仲正省掾家世卷後

先師泌陽府君河中人應進士時石公子堅同舍生也
且蒲當秦晉之郊其河山之勝樓觀之富甲天下而文
物之盛如金吾李氏昆季及公皆極一時之選予嘗三
走中條登高望遠追惟師之遺言思其人而不見徒有
永言慨慕之歎去年冬予持節全閩有杜君仲正來謁
蓋公之甥也與之語間間侃侃愿有餘而辭甚雅因念
予兒時耳公之名閱五十寒暑始識其甥於甌閩越絕
之徼所謂老成雖遠典刑得見于茲一日携雷苦齋所

述示予且求訓勵數語于後予謂今之士夫思其大而略其細知其雅而不通其俗此大夫士之通患曾不思觀其細所以全其大也通其俗所以尊其雅也今吾子含香佩橐所治者皆簿書期會米鹽瑣屑之務而能終日黽勉無倦色安知開封府推異時不至忠獻禮絕之地乎

跋郭熙山水巨軸

崔生有畫二軸不見題誌中隱云此郭熙筆也信當行

茲能事熙無疑但立名不正物不得順受所謂山亭避暑者余易之曰江煙晚浦崔抱歸志甚揚也然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今降而嗜此以為高且多識雖屢中何足道哉

跋顏魯公裴將軍帖

此帖予見者數本皆大小不同獨忠義堂刻臨摹最善蓋純以隸體發其奇特爾至於詩格雄偉壯麗比之清遠等作又何翅十倍曹丕也

贈師御史彥貞名頤

世固有難事惟篤好者即能之况氣志清明者乎御史
師君彥貞世為瀚海府人姿英毅達時應務乃其所長
復於公餘以吟咏自樂積而至十數篇非好之篤其克
如是耶因求一言見誨予謂詩固一藝心之聲言之至
文者也作之者譬猶良工就利器雖有崇谿之金須百
鍊乃得其精如吾御史君氣不凡意竇方啓能敏修不
已將見與日新之業並驅而前至綴聯雲煙撐霆裂月

恐不難矣立夏後十日謹題

書歸去來偶題于後

古今聞人例善於辭而克行之者鮮踐其所言能始終而不易者其惟淵明乎此所以高於千古人也僕今年六十有五衰病相仍越在絕域終日役役疲於官守雖云微勞事有無如何者因書此辭不覺慨歎者久之

跋蘇子美千文帖

長史顛草點畫略具意度已足子美迫近之此帖豪放

飛動所謂筆陣堂堂者乎歐公於本朝書獨取蘇蔡三人非虛言也周越輩安得窺其藩籬哉趙生其寶藏之至元庚寅八月謹題

跋拙翁桃華春水圖

南華云相呴相沫不若相忘於江湖此正園園相忘時也但恐馮驩輩見之即垂涎耳庚寅秋題於西寺

跋文公與子晉伯謨二帖

建安諸公往往以文公翰墨賜觀視之皆非也此二帖

毋君希悅所藏其為真蹟無疑所謂剛健含婀娜玉德
而溫栗者也因知前書皆邑人江春山效顰子特表而
出之惡紫之亂朱也至元庚寅九月二十八日夜漏下
廿二刻既寤不能寐起書於府集思堂之燭下歛衽題

題三河驛壁

余回自海徼暑毒之氣至此方作眩卧於舟中者一伏
時蓋以閩中氣節不常水土殊異宦游之士鮮有不病
而歸者因念孔孟之道能治心而不治病倉扁之術治

病而不治心安得合而為一俾治南方不治之病庶乎其有瘳者余言雖鄙庶有關於世教故書至元庚寅冬十月十有七日題於三河驛壁尚聞者知所警

荅戴生

余來官南越凡十有一月戴生叔堅者閩產也以詩文來謁且言其志久乃見其為人叔堅有歲寒姿扣之所學外又通熟吏事時居閑日久思以三釜侍親義形于色予告之曰行與止有數存其間者此心不匱則捧檄

之喜其來之不遠也傳有之居則曰人不我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蓋言其學之不可不積行之不可不卓也戴生其勉旃

晦翁墨蹟

紫陽先生手探月窟足躡天根初非欲書名家唯其道義之氣葱葱鬱鬱散於文字間者不得不如此耳傳曰愛其人愛及屋上烏况先生之手澤乎韓生其實藏之

跋香林先生顛草

嘗愛甘露寺詩草聖筆勢縱橫破碎陳敵今觀香林先生遺墨得涪翁步驟為多具眼者當知余言為不妄

跋黃華書後

昔黃華老仙方書翰得名求之者衆日不暇給張丹華家僅善於刻鵠公時命代書至真贗莫辨此又張奴之重胎者也

東坡開葑帖後語

此借軺一帖耳令人讀之聳然有趁事赴功之意當時

民說忘勞槩可知已使公得坐廟堂釐衆務文致太平
為不難矣

題米南宮帖後

今日客有自河朔山東來者聞時雨霑足廩麥有望適
師孟携此卷相遇臨風展玩沾沾然有三安之喜不然
奚暇及此且將為質錢博米之具耳

跋禊飲序後

兩晉法書李唐詩騷宋人之議論天機所到有不可企

及者獨韓予以右軍書媚媚可博鵝鵝而已其立論峻
絕不詭隨如是亦可憐貽然予經歷世故以來士大夫
所繫非輕不爾安能有立于世區區游藝已是末學今
就末以泥其不必者竟何為哉至元癸巳四月予入院
後五日師益持此卷堅求跋尾因信筆及此

書商司業定武蘭亭本後

書學自是吾儕一段妙韻昔先正商公善書而深識客
至多談是為樂娓娓忘倦公今已矣言復得聞邪去歲

冬予載入京師與台符司業時會愛其議論操守識鑒
書翰得家法為多如考定定武拓本辯論隱顯是否真
贗幾數百言截斷衆流會歸其極予擊節嘆賞何其該
且洽也然闇中摸索知為人豪者初不在是世家子弟
當門戶焜耀鮮不以世味務快一時商子曾有是乎及
其順受阨窮以理自信卓爾有立於顛沛流離之際吾
胷中耿耿者曾不少挫是則商之最起予者故特表而
出之使世知夫寥寥千載下殷士膚敏者蓋有人焉不

只以技進而已耳適佳客在坐聞予言皆唯之而去因書卷尾以還

跋馬左丞所藏贊休羅漢後

時子卿有
末疾不出

昔梁直閣將軍張僧繇初作繪事貌天竺二僧侯景之亂割裂為二一失所在其一後為唐常侍陸堅所得及堅病亟所藏僧見夢曰吾有同侶今在洛陽李氏能求而合之當以法力護爾平復陸如其言訪之果驗遂以錢數萬贖歸陸疾隨愈嗚呼凝思之妙通於神明顯諸

陰佑者如是此蓋云僧貫筆貫平生專藝在唐一代亦
號精絕能敬禮有加安知不同繇僧通靈時出光怪而
致主人勿藥之喜邪歲癸巳夏四月題

秋澗集卷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蒼要卷一萬六千二百二十九集部

秋澗集卷七十三

元 王惲 撰

題跋

宋廣平梅花賦後語

廣平梅花賦予嘗聞蘁溪耶律公求斯文久矣得之者當以乘馬相覩願見之心與公略同至元癸巳春予侍詔闕下秘書郎趙天民來謁趙之父故中書門客也因詢賦之隱見曰已得之矣翌日錄似本來獻老眼增明

病讀數過至獨步早春自全其天貴不性移儼夫君子之節之句當時已為從父擊節而襲美謂公鐵石肝腸吐婉辭為疑以予觀之風人託物詞尚華麗况徐庾之體乎當時公甫踰冠而歲寒之姿調羨之事固已表表於未第之前如淵明高風遠韻又何害見閑情於一賦者哉

跋董右丞師中撰李道源先生陰德記後董號

漳川居士道源名泌廣平人蓋儒而醫者泌

九十歲而終於家于師孟明昌間進士

昔昌黎公以醫師而喻相業范文正不作相而願良醫
醫之與相體用固殊其於濟物則一也然宰輔柄用必
需時命醫師拯治心術為先故良醫賢相寥寥百載間
得其人匪易今皆萃見於一卷中觀之者當起敬起慕
又何特題咏而已哉至元癸巳立夏日書

跋鍼者李君玉詩卷

前賢有以注易與神農經為論者客曰當解易何居曰

易解悞後世辨明者不少本草悞立能殺人世謂鍼法亦然予右髀有寒疾將雨先痛一日謁默齋先生於沙麓見其求鍼者滿堂先生笑謂予曰汝亦入吾安樂窩邪如瘻者嬖者瘡啞者癥結者氣蹙者法雖有重輕莫不撤鍼而滯散舍策而起行而予之髀痛今三十年曾不再作後官東平一日與李公巨川話及此曰予客淮南時以茲術授竇公今青出於藍今君玉與少傳同鄉不知其術傳之李邪竇邪而別有所授而然邪向聞李

君嘗遊江淮間曾遇異人箴法蓋以神授未若李寶相傳人事著明者也如太史公論方技以怪而志者吾皆不取也

跋眼科醫師卷後

心為衆善之宗眼具五官之氣故中有所動思或稍邪則司明為之眊昧吾嘗念治眼病則易變目眊為難鳴呼安得一中和之氣瞭萬有之目使一歸於正不知龍目立論亦將有此法邪

跋王田傅氏家傳後

金有國餘百年專以詞科取士曰相曰將多出此途議者以學涉剽竊不明義理為言然不可一槩厚誣事至於獎祗能拘限常流通人何所凝滯及金祚垂亡其仗節死義者皆前日之進士也吾於北地得三人焉順州刺史剛忠王者行部傅公父子是也公諱霖字汝濟明昌五年詞賦進士第大安二年授崇義軍節度副使二年行部臨潢沒於王事嗚呼其為烈盛矣哉

題漢使任少公招李陵歸漢圖後

自古有死將而無降將至於兵敗力屈此正人臣授命
之秋更無他議譬猶弱婦不幸而遇強暴有殺身而已
曾不此思而曰雖受汚一時吾將有以報之此正李左
校之妄圖也子孟專使遠招縱復南歸將何為顏予始
讀陵傳壯其初心憤發哀其一敗而瓦裂也中統辛酉
春予扈蹕北上次桓之北山或曰此李陵臺也徘徊四
顧朔風邊草為之淒然於是詠河梁之詩嘆曹柯之議
又且惜武皇信親近而族陵家安在其為雄材大略也

自辛酉迄今三十餘年復覩斯畫因感而書此以為人臣忠上之勸

跋南蠻朝貢圖

海中島夷際東南天地者以萬數有唐盛時率置都護而羈縻之不特以力而臣服也此即庶方小侯不能專達附於大邦而致貢繪而為圖以表中國聖人在上德教洋溢無遠弗届之者不然意匠慘淡何取於此

書霹靂琴贊後

文章翰墨善效顰者往往體極形似至於得意韻之妙
出畦畛之外天姿限量其間有不能以寸者學鹿庵書
正坐是耳或謂此帖子筆代作非也可秘藏之防風濤
擁棹雷霆破屋將有下取而豪奪者矣

書娑羅樹碑後

李北海娑羅樹碑筆畫勁韻全是歐率更態度但縱之
使行耳碑見在淮安州

題王尚書無競小字東坡論語解

甲午夏五月方外掾由師孟出是本見示卒然問曰公此書何法予曰渠以謂奚自曰此柳侍書步驟也予顧笑曰公瑾有云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其師孟之謂乎

跋趙大年畫王摩詰詩意

大年分天演之秀馳譽丹青當其瓊牕春明綉閣香靜以倒暈連眉之嫵寫荒寒平遠之思非天機所到未易企及所謂風流貴介筆頭有五湖之心者蓋盡之矣

題東坡災傷卷後

東坡先生論事如陸宣公剛直不容於朝似顏太師今觀此帖云覽其災傷肺肝如焚公憂國恤民之心為可見矣然士無功名分者雖毫髮細事終不得一入手做公之謂也後又有云有聞不惜頻示及是此老又待招人物議也臨風展玩重為慨嘆

明皇驪山宮避暑圖

明皇驪山宮避暑圖郭忠恕筆也宮館隨勢作三層覆

壓華清居上方殿四圍垂簾宮人隱見簾隙類望遠而
外窺者中腰樓閣參差冠山跨壑半為宮柳蔽虧其下
水榭極峻內人上下雜沓無數疑供帳也波間漁郎艤
艇持網罟延佇者非一駕自閣道乘腰輿擁仗將升榭
而觀漁樂者少陵云簾下宮人出樓前御柳長忠恕意
匠正援此兩句為主題然人物界畫慘澹取次不甚精
絕恐亦後人臨摹至善體詩人之意殆與少陵同賦而
親覩者云

跋山谷發願文

元貞元年朝謁之明日余燕息不出偶展此軸為娛因
念董太史禪機翰墨號入神三昧至與仇池公並驅爭
先如發願等文皆平生傑作但恐益公題評止好事者
竊取綴之於此耳牕明目眊筆虛筆實有能強為力者
技癢悠悠又復損一若可喜也

題李龍眠畫班昭女孝經圖後

道義出乎天然文章貴乎自得昭以大家師範六宮作

女誠孝經通二十五篇范史備載誠辭而初不及經訓
宣擬聖太迫殆法言之嫌乎至於公麟畫筆當時聖賢
言行情深義興後世有未易窺測者天機所到千古之
事如隨目前所謂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趣於言意
之表若三百篇比興宛從絃而歌之一唱三歎有遺音
者矣激薄揚清助世教多矣此畫予也三見茲雖張仁
所臨殊有分數昔東坡稱晉人法書今何所及得唐人
硬黃足矣其什襲秘藏遇知者一觀可也

題東坡赤壁賦後

余嚮在福唐觀公惠州醉書此賦心手兩忘筆意瀟散妙見法度之外今此帖亦云醉筆與前略不相類豈公隨物賦形因時發興出奇無窮者也

跋黃華先生墨戲

近過雪庵案上有黃華山水一卷或問云何如曰此先生醉時行書也只為龍岩學中立太迫故作是囁墨法耳

跋党竹溪篆趙黃山文王子端書

党篆趙文黃華書正如打鼓弄琵琶合着兩會家也

跋米南宮靈臺戴華卷後

僕觀南宮書多矣未若此幅韻勝而不鼓努者也然雄
冠瑕佩氣終行行惟其自成一家迺可貴耳

跋漁人鷓蚌圖

自戰國功利之說興視仁義為無物時君世主以衆暴
寡以強凌弱干戈相尋互相吞噬惟知利之為先不究

害之在其後也故漁人鶼蚌之利例皆被焉非獨代之
喻燕趙也雖為當時妄舉貪得之誠而孟軻氏云善戰
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闢草萊任土地者又次之可
謂正大而有味矣

跋山谷所書王建宮詞後

唐人詩風雅意韻凌跨百代況建之宮體為世絕唱加
以涪翁揮洒醉墨宜其天章雲錦為之爛然生光也

跋鹿庵先生所書鸚鵡賦後

此鹿庵先生二十年前所書也嚮嘗問筆法於席下曰
予早年於沙河碑用功最多今觀此賦乃知其言為有
徵先生人品峻潔文章字畫皆有自得之妙然珠璣散
落有限得者幸珍藏之

跋左山公書東坡醉墨堂詩卷

左山公書端重沉著本出離堆記其氣韻豪逸比之魯
公似為放曠初不知其所宗不肖澹癖留心筆硯悞為
公所知每過謁必談論書學利病留連竟日不聽辭去

一日出示楊凝式維摩帖筆勢縱橫天真爛漫顧謂予
曰魯公後得其筆法者獨少師耳由是知公書體兼顏
楊然古之論書兼及人品非其人雖工有不必貴者公
姿沉毅博學富經綸器業生平底蘊未展盡者忽忽鬱
鬱一散之翰墨間其風流蘊藉有不可梯接者今已矣
片紙隻字為世珍惜况門客故吏邪簡卿尚寶藏之

題遼太師趙思溫族系後

遼氏開國二百載跨有燕雲雄長夷夏雖其創業之君

規模宏遠守成之主善於繼述亦由一時謀臣猛將與夫子孫蕃衍衆多克肖肯構有以維持藩翰而致然也故開府儀同三司侍中贈太師衛國趙公早以驍勇善戰受知遼太祖烜赫貴顯生子十有二人其後支分派別官三事使相宣徽節度團練觀察刺史下逮州縣職餘二百人迄今燕之故老談勲閥富盛照映前後者必曰韓劉馬趙四大族焉嗚呼盛哉孟子稱故國非謂喬木而有世臣者其是之謂與裔孫穆聯綴遺譜裝潢完

整携示求跋予切有感焉近代公侯將相之後方一再傳溷跡閭閻甘心貧微故家遺族懵然不知者多矣尚何望於考厥世而復其初哉論者多曰盛氣已過大福不再予以謂不然其說則孔子所嘆文獻不足故也夫子孫苟能讀書立志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族固寒微可至清貴況藉餘潤而承休光者乎克敬潛心字學慎言行由史館從事歷州縣職復保傳舊物昭明宗系則其紹述遺美而又有望於他日也

題離堆記後

魯公書號稱大雅尤可重者以忠義之氣發而為心畫
然端人不為枉者作計此天下之通論公平生書五百
餘石略無異議獨離堆記文與字併出公手或者少有
疑焉蓋鮮于氏附炎國忠天寶間竊取柄用致位顯赫
及喪師瀘南反以捷聞建碑省戶公然獻諛向之為人
槩可知矣然觀記之所述詳見者止向未第時卜築讀
書等事豈與其潔不保其往之義也若歷臺省貳風憲

持節劖南作尹京兆中間云為一無稱道是則不待抑揚賢不肖之分昭昭矣不然方元載以大姦當國廷議之際公直言折之曰朝廷豈容公再壞邪舉朝危公曾不少撓又郭定襄以勲貴振耀一時行次失序毅然陳書極論其不當由是而觀公剛嚴之氣如秋霜烈日槁不可尚已何瑕瑕姻姪能降公志諛彼枯胷者哉正以子昱等拖舟涉險歸葬先壠純孝克成之志有足嘉尚如犧犢辟角山川其舍諸乎此蓋公述作之微旨也趙

氏子穆年十八好古學篆隸皆通習之請予以題記後作是說以貽之

書中興頌後

唐中興頌石刻字徑數最大立法最密就魯公平生所書合而論之此為最善其法度特變大篆為真楷耳所謂只見性情不見文字至元十三年春正月江左平圖書珍異悉達京師孟秀州德卿以是本見贈把玩不釋手者累月從弟韓從益求予臨寫因勉為刻鵠耳

題蘇氏寶章後

忠定二公書金聲玉振如清廟之瑟一唱三嘆有遺音者矣今觀迨過等帖筆勢圓熟俱有伯父氣韻而遲之此幅為尤佳所謂王謝子弟以生長見聞猶足以超人羣也

東坡我有帖

係與外姻子曹正字書內云去逸就勞不知脫去有道乎外郡雖羸

紛紛一時辰

皆我有也

觀公此帖正以姻家故假設已意倣以官守爾至於早

衙紛紛一時許餘蕭然我有此又見公材刃餘裕酬酢
萬變若鑑之應物妍媸巨細靡不洞徹物去湛然如澄
淵橫壑耳

跋馬融卧吹圖

古人因技以達事者多如點瑟暢風雩之樂廣陵見魏
室之微正平以鼓摻返折曹瞞野王以箏歌疑釋晉帝
是不徒為樂之至斯也若南郡之通樂律度聲節以畢
五音可謂能也已然畏威刑方裁成固罪為端士所鄙

雖雄吹逸響穿裂雲石又何足貴之哉其畫格簡古如書中有筆自非唐人夢不到此

夷門圖後語

孫樵讀開元雜報至生恨不為太平人豈聲明文物矯首拭目聞可喜而觀可樂乎近閱夷門市蜃圖其風物氣習備見政和間流宕浮靡之俗然非盛極無以臻此予生長汴梁及見百年遺老往往尚能談當時風物令人不覺有孫氏之歎但二帝播遷已兆朕於此所謂治

亂之迹接踵相尋也畫品則穠纖巧麗出內供奉手無
疑正可與夢華錄互為之覽耳至元丙子二月觀於平
陽寓舍夏六月重見於汴京試院中明年夏六月立秋
後一日連雨中靜坐偶書於燕東開陽坊李黃門之故
堂

題蘭府君望海寺二詩後

昔張燕公南遷歸詩筆益壯人謂得江山之助今觀蘭
廣寧望海寺二詩清雄奇逸令人覺海上風濤之氣拂

拂襲人所謂明昌雅製風斯在下矣

題石曼卿手書古檜行後

中允姿豪放有高山氣故其筆不得不瑰偉清勁一時
推重至有河傾崑崙雪壓太華之語何其壯哉今繼
先侍御家藏古檜行所謂愈大而愈奇者也風格脩
整類唐人誥書手豈公早年書耶

跋孫過庭書譜

名虔禮唐高宗時人

過庭垂拱間名善書其草字譜風韻瀟散一宗二王飛

鳥驚蛇之趣予嘗愛而臨之然以古今題評不為訝今
日觀米襄陽書史云孫公在唐人得二王法為最追憶
前言與南宮伯偶同所謂愚者千慮亦有一得也

題政和鼎識後

鼎之為器鎮方所辨神姦惟其制作創於夏后氏故後
世寶重至有力求而不可得也唐武后妄意制作固無
可論崇寧倣而為之還復不能保當時神秘不啻宗社
之重一旦其鼎之神主為鈍軒几席間物吁可嘆也鈍

軒遼金公侯裔博古有學識既得銅主迺為奇遇訓名字焉後以技能命監鑄太宮鐘鼎實應開先之兆子穆復繪圖懇諸公題跋于以重古物而揚父美由是知物之無間重輕大小由德而後可保因所好而聚待人而後傳也

跋諸葛公遠涉帖

諸葛武侯遠涉遺帖余既冠時與鮮于純叔獲覩於沙麓張氏家迨大德庚子冬詔集賢所貯書畫賜其院之

官屬呂司直所得者亦有是帖老眼復觀煥若神明頓還舊觀然比之向所見者後有東坡跋語辨其印章玉泉公家曾收彥瞻博雅好古可謂物得所歸矣

跋宋漢臣臨丹華經後

篆生隸隸生楷變隸篆二體入真草而出古意者唯魯公能然故洛尹宋君漢臣善八分體古而畫勁嘗臆其有所從來及觀所臨丹華經筆勢夭矯奪真第朱墨異色耳故隸書之妙有以不期然而然者雖衆期遠到中

道車傾亦足以追蹤擇木凌跨李潮矣二弟每一披玩
優然如對其面嗚呼方風俗衰靡無足言者唐臣義夫
能永懷不忘可謂克念天顯者也

讀漢魏五書

兩漢繼三代而下為最盛但官儀略見於班史表序予
穉年讀昌黎科斗記文知衛宏有漢官儀書兵後典籍
散亡何從而得之壬午冬再入京師始獲借觀於宋秘
監蓋青宮賜書也其一代之制粲然完備皇乎休哉宜

其光武以軍容過洛父老有復見官儀之喜於戲三代
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兩漢斯可矣宏書才兩卷求訪三
十年之久方遂一讀豈亦有數存乎其間邪矧功名富
貴可倖而致哉因其奉還筆之以紀歲月時壬午十二
月八日也

跋高宗臨右軍帖

二王真跡不可復見唐人硬黃臨倣自當愛玩况出建
炎手書顧龍跳虎臥之意隱然在目中矣

跋雪齋書宋孟州獵虎詩卷後

昔興陵選庭臣奉使江左須得才辨有聞望者可若宋
孟州射虎詩清雄振厲遠而有光華大定人文之盛槩
可見矣雪中展觀於曾孫祕監處令人三復清興四發
今祕監以學問德藝又為青宮所賓禮所謂黃門有父
風者也

跋臨本蘭亭序

此帖在臨本間最佳却疑是唐人填書年深墨花脫落

若透絹影耳猶當以薔薇露盥手熟玉蕤香觀之可也

題中興頌後

中興碑本行於世者有三其字頗小而加瘦者蔡之所臨也其搨印完好苦無剥齒者永之再勒也予嘗謂魯公此筆用忠義為本然後以大篆變而為楷體故後之學者終莫能及院主書趙穆博古通篆隸今復研思於是是將求筆意而通其變爾吾知夫識斗間氣者而得龍泉於豐城之獄必矣趙生其勉旃

跋謝靈運帖

謝康樂以風雅鼓吹兩晉善書則未知也今觀節卷金華二誥與張芝萎形帖相上下可也至於筆勢豪宕殆是伐山開道氣象千載而下專車一節足見其為人而當時隣略得不以山戎為駭乎

荅宋克溫問魯公書法

余觀魯公書分數布置稱停深穩雖毫髮精極楷法至於韻勝溫潤正周旋曲折剛健中出婀娜爾極其所至

第見性情不見文字所謂性情以忠義二氣為之大本
也平日所得如是未審吾友為如何耳

秋澗集卷七十三



總校官進士臣胡榮

校對官學正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金特